

## 挺进柴达木

张世宏 李松伟

在基层项目一线待久了，每个工地收官、等待调令的日子，总像开盲盒般充满未知——不知道下一个战场会在哪片土地。但我从不多纠结、不追问，只要工作需要，无论奔赴何方，我都欣然前往。这些年跟着工地辗转南北，我爱过吐鲁番的炙热如火，恋过祁连的雪山巍峨，醉过乌兰察布的莽莽草原，也迷过海南岛的大海辽阔。

当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话响起，我知道，下一站是青海格尔木——那个我向往已久却未曾涉足的神奇之地。这座被可可西里、罗布泊、阿尔金山三大无人区环抱的城市，静卧在万山之祖的昆仑脚下，孤独而年轻，前方的路满是未知与神秘。

坐在青藏铁路的绿皮火车上，窗外的崇山峻岭、沟壑纵横、无边戈壁缓缓掠过。我不禁想起20多年前，中铁四局的前辈们修筑青藏线时，历经了多少艰辛与磨难。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”，如今我循着前辈的足迹而来，誓要在这片土地上续写新的传奇。

我们的项目位于柴达木盆地，从格尔木市往西北方向还要走140多公里。这里海拔3000米，四季风沙肆虐，高寒缺氧，没水没电、没网没路，放眼望去，没有生命的迹象，更无人类文明的痕迹。置身其间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地球还是火星。时间凝固的沧桑感与荒原不屈的野性之美在此交融：柴达木的雅丹群诡谲壮美，峰峦叠嶂、苍茫斑驳；瀚海无边，只剩炙烤与萧瑟；风棱石、岩屑如刀刃般锋利，我们的鞋底和轮胎常被刺破。长河落日、星垂平野，一座座黑独山静静矗立，见证着对死亡与生存的敬畏——谁能想到，这片如今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，曾经竟是碧波万顷。夜晚，伸手便可触碰雅丹与星空。

沙漠里没有路，我们只能徒步去工地，十几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耗费一整天。除了足够的水和干粮，我们还得带上防身棍棒，以防荒漠中野狼、黑熊的出没。荒野里没有地参参照物，走过的脚印转瞬就被风沙淹没，我们只能沿途打下木桩、插上彩旗，避免迷

失方向。背着沉重的仪器设备，在沙漠里走一步退半步，风沙来袭时睁不开眼，缺氧导致呼吸困难、身体严重不适，这是我们的日常。每天收工归来，头发里、耳朵里、衣服里、鞋子里都能抖出半斤沙土，强烈的紫外线早已改变了每个人的肤色，而我们，也在改变着这片原始的土地。

很快，机械与物资陆续进场，我们打井取水、发电机供电，打通施工便道，项目营地、拌合站、钢筋加工厂等拔地而起。我们搬出了低矮的帐篷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活动板房，办公区、餐厅、澡堂、活动室一应俱全，地暖、自来水让“高原之家”充满暖意。

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中铁四局的建设者们用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在荒漠中筑起家园，再次在青藏高原上续写着属于我们的篇章。



## 冬的信笺

庞步高

阡陌摊开信笺  
霜风用揉皱的残叶  
写满冬的萧瑟  
田埂上的枯草里  
似乎还藏着秋蝉的余响

落叶铺满冬的路口  
那些春花秋月的故事  
随暮色沉进泥土  
大自然是一幅写意水墨画  
阳光在草叶上轻眠  
时间的音符，也低了声调

树林像坚守的哨兵  
等一场雪，洗净铅华  
村庄裹着薄霜  
鸟鸣是唯一的碎语  
门前月桂那缕暗香  
缠绕着冬的清冷  
一半是最后的盛放  
一半是无声的告别

冬天从季节深处走来  
在暖阳里悄悄落座  
我们捧着余温不舍  
又在寒风中抬头  
原来所有的等待  
都是春的伏笔

## 初冬的原野

郝兴燕

它是一株向日葵。

是的，一株被遗忘的向日葵。孤零零地立在田埂的尽头，像个误了归期的、固执的哨兵。夏日里那轮曾经追逐过的、金焰般的花盘，此刻沉沉地垂下了头，颜色是那种饱经风霜的、沉郁的赭褐色。严霜吸尽了最后一分水分，那曾经舒展的、心形的阔叶，如今枯槁地蜷缩着，像一封被火烧过边角的信笺，脉络却还清晰着，镌刻着过往所有与阳光有关的记忆。风过处，它发出极干燥的窸窣脆响，不是叹息，倒像骨骼与骨骼的无言叩问。

我的目光便从这株向日葵身上，缓缓地铺展开去。脚下的土地，是坚硬而诚实的。夏日那些疯长的、纠缠不休的蓟草与茅草，如今都收敛了气焰，只剩下干干净净的枯茎，挺着一头头白发的芦花，在风里做着苍凉的梦。远处几棵白杨早已落尽了叶子，将一副清瘦的、银灰色的枝干，坦率地交还给天空。那枝杈的线条，瘦硬如铁，又分明是宋人笔下的折枝画，疏疏朗朗的，每一笔都带着不肯敷衍的骨气。

天地间是这般空阔，空阔得让人一时竟填不上合适的情绪来。热闹是夏天的，甚至是深秋的；而初冬，它什么也不要，它只是呈现，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真诚。它剥去了一

切浮华的装饰，让你看见大地的骨骼，生命的原貌。这并非死灭，而是一种庄严的“止息”。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，在经历了华彩乐章的高潮之后，留下的那个悠长的、令人回味的休止符。这静止，比先前的喧哗更为有力，它蕴含着一种收敛的、向内生长的力量。

走近那株向日葵，伸手轻轻触碰它那满是凹槽的茎秆，冰凉而粗糙。我想象着它的根，在我看不见的、冻硬了的泥土深处，是如何紧紧地抓着大地。它没有死，只是在休息，在做一场关于下一个盛夏的、金黄色的长梦。这满眼的荒芜，原是一场盛大更迭的序曲，而非终章。

忽然，一群麻雀“轰”地从草丛里惊起，像一把撒向空中的沙砾，叽叽喳喳的，给这寂静的画卷添上了一些零碎的、活泼的标点。它们的存在，愈发衬出这原野的宁静。这不是都市里那种空洞的、等待被填满的静，这是一种充盈的、自足的静。它让你不得不停下奔忙的脚步，敛起浮躁的心神，来与这天地，与这季节，做一次真正的、无言的交流。

不知不觉，西边的天空已染上了一抹淡淡的、陶瓷般的暖黄色。太阳在沉入地平线之前，将它最后一丝温和的、毫不刺眼的光，平铺在这片原野上。于是，那枯草的黄，土地的褐，

杨树的灰，霎时间都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、古旧的光泽，像一幅珍藏已久的、微微泛了黄的绢本画。那株垂首的向日葵，它的边缘也忽然有了一线金边，仿佛一个沉思者，终于在暮色里找到了答案，因而有了一种静穆的辉煌。

我转过身，预备循着来路回去。走出不远，心里却仿佛被什么牵住了，忍不住又回头望去。就在那顷刻之间，太阳完全隐没了，最后的暖光也迅速褪去，像潮水退却那般决绝。天地间的色彩顿时沉静下来，变成了统一的、青蒙蒙的调子。而那片广袤的、沉默的原野，连同那株孤零零的向日葵，便在渐浓的暮色里，凝成一幅巨大的、墨痕淋漓的剪影。

它不再对我言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存在着，以一种亘古的姿态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我方才所感怀的它的“瘦”与“空”，实在是我自己的狭隘。它何尝贫瘠？它收藏着整整三个季节的阳光、雨露与生命，它将一切的丰饶与热烈，都内化为了这深沉的、沉默的底色。它是在为一场更盛大的苏醒，而积蓄着力量。

回到温暖的屋内，炉火正旺。我坐下，身上还带着田野的寒气，心里却仿佛被那株向日葵的枯影，给稳稳地填满了。今夜，我大约也要做一个关于金黄色的、沉甸甸的梦了。